

生理学唯心主义 和理论医学的 若干哲学问题

維·波·彼特連科 著

邱仁宗 譯

趙璧如 校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唯心主义和理論医学 的若干哲学問題

(批判綱要)

維·波·彼特連科 著

邱 仁 宗 譯

趙 璧 如 校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从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出发，探讨了生理学和理论医学中的若干哲学问题，试图分析批判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是苏联作者试图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探讨医学理论问题的一个尝试。本书对于医学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医学院校教师和学生、临床医生以及哲学工作者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В. П. ПЕТЛЕНКО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ИЗМ И
НЕКОТОР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МЕДИЦИНЫ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ЕДГИЗ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1960

生理学唯心主义和理論医学
的若干哲学問題

开本：850×1168/32 印张：8 1/16 字数：227 千字

邱 仁 宗 译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〇四六号)

·北京崇文区燕子胡同三十六号·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统一书号：14048·2765

196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科八) 1.30 元

印 数：1—2,000

出版者的話

本書从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出发，探討了生理学和理論医学中的若干有意义的哲学問題。

作者試圖以辯証唯物主义为主导思想，分析和批判生理学和医学范围中的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論点，这一工作无疑是有其意义的。然而，在浩如瀚海的医学领域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辯証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是錯綜复杂的，因而这一工作是十分艰巨的。

由于本書所牽涉的范围較广，作者对于各个問題的探討，其比重和深度很难等量齊观，其中难免有倚重倚輕、論述偏頗之处。此外，書中某些观点并不見得完全妥当，引述的材料和根据也未必都很確切。因此，讀者在閱讀本書的时候应当抱着分析批判的态度，可以而且应当持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医学领域中有关哲学問題的探討性著作，这还是第一本。它的翻譯出版必定會引起我国医学理論工作者、教学人員和广大医师們的興趣。欢迎讀者提出意見。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譯 者 的 話

医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我国医学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深入，已经提到医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因此，我国医学工作者具备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加速发展我国的医学科学有着重大的意义。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B. П. 彼特连科教授所著《生理学唯心主义和理论医学的若干哲学问题》一书的翻译出版，希望能对我国医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探讨医学中的哲学问题，在医学科学中提倡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在本书中，比较系统、也比较深刻地批判了生理学唯心主义，由此出发，又比较全面地探讨了理论医学中的哲学问题，并批判了现代医学中主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影响。在理论医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对于苏联和欧美医学界各种学派的见解和思想动向，一般也都有所评述。

关于生理学唯心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已有了总结性的定论。列宁指出，弥勒的“唯心主义在于：他研究我们感官结构对感觉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但他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②。生理学唯心主义是“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③，是“自然科学一个部门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趋于反动哲学方面的倾向，是一时的波折，是科学史上的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一向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④，“不过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部门里的一个自然科学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页。

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立刻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①。

作者对于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就是以列宁这个意见为依据的。作者以比较丰富的历史材料分析了以弥勒为代表的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渊源，产生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以及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作者指出，在医学和生理学史上，从格利森和哈勒开始，就有“不把反应的区别同刺激物和反应基质的客观的质联系起来，而只是同反应基质的客观的质联系起来”的历史趋势，认为这种历史趋势“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必然产生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基础”（参看第一章）。作者认为生理学唯心主义不是简单的胡说，弥勒他们“从感觉相对地依赖于感官的事实出发，把这种依赖性绝对化”，并“从认识的歪曲的意义上理解感觉中的主观性因素”，认为“主观的因素……是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屏障”，从而得出客观世界不可知的结论（参看第二章）。作者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德国的社会政治形势，认为生理学唯心主义的产生是适合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需要。作者根据对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分析，结合弥勒本人作出的认识论结论，指出康德主义乃是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弥勒本人就是康德的崇拜者，弥勒的许多弟子也并不隐瞒弥勒的概念同康德主义的密切关系（参看第三章）。作者在分析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康德主义时，也批判了修正主义（主要是老修正主义）的世界观。

在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时候，作者注意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把弥勒在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同他对这些科学发现的解释区分开来，把他在科学上的巨大功绩同他在世界观上的缺陷区分开来；同时也注意概括现代生理学的成就，特别是苏联生理学的成就。作者在批判弥勒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时，对于他在生理学史的功绩也作了应有的估价，认为“弥勒自发地发现了反映中的辩证地完成的过程”（参看第二章）。在弥勒以前，生理学家对感觉采取机械论的观点，认为感觉是照镜子一样的死板动作，感官只是简单地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0页。

传导刺激。弥勒把实验引入了感官生理学，他用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刺激物刺激同一感官，获得相同的感受，而用同类的刺激物刺激不同的感官却获得不同的感受。这些科学事实引起旧的感受概念的崩溃，说明了感受不仅依赖刺激物的性质而且也依赖感官的结构和机能的性质，刺激物和感受的联系要以感官为中介，感受是刺激物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但是由于弥勒本人世界观的缺陷，对这些有重大意义的科学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形成了所谓的“感官特殊能量定律”，得出了“感受反映神经的内部状态，并不反映外部事物的特性”，“感受决不能把物质世界的本性和本质披露给我们”等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结论。作者概述了苏联一些生理学家的的工作，他们用实验检验弥勒的材料并重复了弥勒的试验，从生理学的角度驳斥了弥勒的不可知论概念（参看第三章）。这样，不仅从哲学上揭露了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荒谬，而且也使当时科学界不能解释而被弥勒等人歪曲的一些事实，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因此，可以说，作者对于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是比较具体的，有分析的，具有说服力的。

对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涉及到一系列理论医学的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对于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应限于批判弥勒“感官特殊能量定律”，也应该对它进行一般生物学的分析。作者认为就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弥勒是形而上学地解决了反应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而反应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是生物学和医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同机体和环境、感受和外界、病原和疾病、局部和整体、形态和机能、内部和外部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在这些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又同生理学唯心主义有着共同的或类似的认识论原因。因此，作者从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出发，转入探讨理论医学中的哲学问题。

在讨论理论医学中的哲学问题批判有关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时，作者对于某些问题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对于某些问题提出了有启发性的和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意见。如作者在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受中主观性和客观性辩证统

一的思想的阐发,对于意识、人脑、外部世界三者关系问题的哲学分析,对于疾病概念以及生理和病理辩证统一的探讨,对于病理学中整体性问题、形态变化和机能变化辩证关系问题的方法论分析,对于“治病”与“治人”相互关系的探讨,对于诊断学中一些认识问题的分析,以及对于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论述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其中有些意见是正确的,并且是比较精辟的;有些意见不一定都对,但发人深思。

还值得提出一点的是,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医学学派的哲学分析大多数是能够注意把这些学者的哲学观点同他们发现的科学事实区分开来,把他们的世界观缺陷同他们的科学成就区分开来(虽然在少数问题上作者未能贯彻好这在后面还要谈到),在批判这些学派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时注意避免陷入另一极端的片面性。例如,对于魏尔啸细胞病理学的批判,一方面批判了魏尔啸的形而上学机械论和某些唯心主义活力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肯定他在著作中的自发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的观点,并对他在病理学历史上的功绩作出了应有的估价(参看第七章)。过去有人在批判魏尔啸片面强调细胞和局部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时陷入了另一极端,即否认细胞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否认病理学中的定位原则,作者注意到了这种片面性,批判了否认细胞、局部作用的错误论点,对于局部和整体的相互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第七章)。又如作者在谈到反应中的量的问题时注意把“全或无”定律本身同对这个定律的错误解释区分开来,认为不应批判错误解释而否定这个科学定律本身,也不应肯定这个定律而接受对这个定律的错误解释。又如,过去有人片面解释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和皮层-内脏相关学说,以致认为一切疾病都是皮层-内脏的,疾病的产生和药物的作用全是通过神经反射实现的。作者批判了这些片面性的看法,并对这些问题发表了比较全面的意见(参看第七、八章)。这一点对于医学工作者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人体和外界又发生着极为复杂的联系,而医学工作者从事的通常是较窄的一个方面、一个系统、一个局部的工作,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可能获得一些有重大意义的科学事实,作出一些

重要的科学成就，但是他们常常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而对这些事实和成就作出了片面的夸大的解释，把局部性的结论推广为指导一切的一般理论原则。无论是历史上或者在现代，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在苏联，都有不少这样的教训。这是我国医学工作者应该引以为戒的。

但是由于作者所论及的问题范围极广，因而除了对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比较深刻以外，对于其他问题的论述多数显得深度不够。同时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意见也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作者在论述认识和认识对象的辩证同一、符合时，没有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来论证，没有指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①。这样仍然是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而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上批判不可知论，这种批判就不可能十分彻底（参看第四章）。另外，在讨论意识、人脑、外界三者关系问题时，作者正确地认为不能把心理和生理的关系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混为一谈，但却同意С. Л. 鲁宾斯坦的论据：“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在认识论上是绝对的对立”（第六章）。这种论据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心理和生理的关系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都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但前者主要是指意识和脑的关系，后者是指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心理和生理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主观和客观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对象之间的对立只是在认识论基本问题上（即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什么是原本，什么是复本）才是绝对的，超出这个范围，它们的对立无疑也是相对的。客观的东西可以转化为主观的东西，即认识世界；主观的东西也可以转化为客观的东西，即改造世界。如果笼统地认为主观和客观的对立是绝对的，这又如何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呢！

前面指出，作者对于大多数医学学派能够分清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但是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把这一点贯彻始终；对于某些学派的哲学分析上，作者混淆了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结果是对于一些医学学派的估价过高，对于另一些医学学派则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卷，第284页。

估价过低。这是本书的一个最大缺点。

例如作者在第七、八章屡次谈到“根据巴甫洛夫院士的学说改造医学科学”，“根据巴甫洛夫学说来改造理论医学”，“以神经论的精神来改造理论医学”，“在И. П. 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精神病学”，“根据巴甫洛夫学说来改造微生物、免疫学、化学疗法和药理学”等等。不能认为这种“根据巴甫洛夫学说改造医学科学”的提法是正确的。巴甫洛夫学说是生理学和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块伟大的里程碑，它对于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对它应该有充分的估计。但是究其极，巴甫洛夫学说仍然是一种自然科学学说。而一切科学学说虽然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但都是历史地、有限度的、相对的，巴甫洛夫学说无疑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它并不是反映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哲学学说。巴甫洛夫学说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但并不能取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因此，如何能够根据一种自然科学学说（而主要又是生理学说、神经生理的学说，即使对整个医学有重大意义）来改造全部医学科学呢？医学科学的“改造”，即肯定哪些学说，抛弃哪些学说，需要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不是根据哪一种学说为准绳所能解决的。如果试图根据某一种学说来改造全部医学科学，那末势必导致对其他学派、其他学说的排斥。虽然作者也一再解释，“根据巴甫洛夫学说改造理论医学”不是否定其他，也指出“不可盲目崇拜巴甫洛夫学说，不能企图用大脑半球皮层的结构或机能毫无例外地解释一切，似乎认为任何疾病都是大脑半球皮层病变的结果”。但是作者殊不知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必然会导致作者所指出的后果。

作者对于整个俄国生理学派的估计也是过高的，认为他们“为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哲学根本问题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第三章）。从谢切诺夫开始的俄国生理学派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自然科学论据，但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的是人类历史上全部的自然科学成果。

在提到遗传学的争论时作者也混淆了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认为魏斯曼、孟德尔、摩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而米丘林

学派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第八、九、十一章)。无疑,摩根学派中的某些著名代表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如魏斯曼),同时米丘林学派的主要代表曾自觉地努力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自然科学学说不是单纯从哲学中推论出来的,它们首先是需要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的。遗传学这两个学派主要是双方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观察遗传现象,各自根据不同的材料作出了不同的结论而形成的,当然并不排斥其中有些代表世界观上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但这并不决定这两个遗传学派的主流。因此,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主要不是世界观性质的问题,而是学术性质的问题。把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起来的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探讨和辩论,从而不利于较快地辨明是非,达到真理,这是不利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的。

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对于医学中许多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医学学派所发表的见解,读者有权也应该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有权也应该持有自己的看法。

译者无意把本书作为一本指导手册介绍给读者,而是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对我国医学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探讨医学中的哲学问题,对在医学科学中提倡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起到推动的作用。

邱仁宗于北京中国医科大学

1963年10月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4页。）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页。)

序 言

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医学科学，不仅需要物质手段——实验室、医院、实验设备和仪器，而且需要有指导医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思想。在使医师具备这些思想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唯物主义哲学和医学科学的相互联系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们在中发展互相丰富着。

苏联的理论医学是在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现代不同派别的外国医学理论仍然广泛地利用着各种唯心主义的概念，其中也包括了生理学唯心主义。批判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现代生理学唯心主义，现在正如一百年以前它的奠基人约翰·弥勒逝世(1858年)时一样迫切。而且正如巴甫洛夫正确指出的，为了更好地评价新的，必须首先了解和评价旧的。

弥勒的理论产生以后，马上就有人对它进行了批判。但是只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对生理学唯心主义进行真正科学的批判。

第一个批判弥勒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是俄国科学家 A. 约夫斯基(1828年)。然而，费尔巴哈(1866年)对于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有着特殊的功绩，他把弥勒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概念

称为“生理学唯心主义”。但是 A. 约夫斯基 [163] 和费尔巴哈 [332] 的工作都是有缺陷的, 这些缺陷始终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所固有的。

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弄清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错误的基础是什么。阐明哲学上的错误观点所产生的结果是很重要的, 即使这些观点是以科学确定的事实为依据的。这样来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 任务是困难的, 我们还没有想彻底解决这个任务。但是, 这样的批判将得到很大的成果, 并消除在理论医学发展道路上产生的许多困难。这样的批判使唯心主义的危险成为可以具体感觉到的、有具体内容的和有确切理由的, 因为这暴露了这种危险怎样在直接影响着科学工作的进程。这样的批判可以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摆脱唯心主义。现在, 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师们由于对以弗洛伊德的唯心主义概念为基础的心身医学原则表示失望而开始转向巴甫洛夫学说时, 这样的批判就感到特别迫切。

有些人也许要说, 因为医学科学是同事实打交道, 而在医学科学中正如在任何其他科学中一样, 没有什么事实是“唯心主义的”, 所以这本身就能保证我们不会使唯心主义渗透到医学。如果自然界不存在什么唯心主义, 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批判唯心主义呢?

是的, 自然界本身不存在什么唯心主义。但是我们谈的不仅是自然界本身, 而且还有自然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医师不仅要引用事实, 而且要运用医学概念。而医学概念不是医学事实的简单的、“照镜子”一样的反映, 而是复杂的、矛盾的抽象过程的结果。在这里思想就有可能离开现实, 由此也会产生事实本身不存在的东西。自然界不存在上帝, 但是还有许多人信仰它, 并且对一些人生活中的行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唯心主义哲学与此稍类似, 它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而对科学活动发生着影响。

这些情况已经说明有充分的理由必须对生理学唯心主义进行哲学分析。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某些苏联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于生理学唯心主义的了解太简单化了。例如, Ф. Ф. 卡尔辛写道, “这些试验, 原则上毫无新的东西(指弥勒的实验——作者注)。”

[167, 第 169 页]他常发表这样的意见:“唯心主义的这种变种是科学史上已经过去的阶段。”[171] B. A. 帕夫洛夫 [252] 写道:“这种概念(指生理学唯心主义——作者注)在自然科学家中间曾一时得到广泛的流行。”[252, 第 27 页]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生理学唯心主义——这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插曲,而是生物学和医学中的一种思想趋向,它的存在不仅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而且有阶级方面的原因。正如社会学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永远不会过时一样,自然科学中这个斗争也永远不会过时。经验和科学史都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承认,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迫切的。那末,为什么同生理学唯心主义(虽然与物理学唯心主义有区别)的斗争就不那么迫切呢?如果这两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的作用(在各自的领域内)是大致相同的话。

必须探讨理论医学中和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有关的若干哲学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更加深刻的理由。

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指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应该依据自然科学和科学史(结合许多其他资料)。

生物学、医学、生理学(特别是反应问题)的历史,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在这方面的历史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是研究科学发展中的那些转折点、危险点,即在获得意义重大的积极成就的同时会产生一些表现为唯心主义地歪曲自然科学的废品,“不结果实的花”。生理学唯心主义就是这样。

过去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著作的缺点是,许多作者忽视了探讨这种唯心主义变种的一般生物学方面;大多数著作几乎没有利用 H. E. 维金斯基和 A. A. 乌赫托姆斯基的科学遗产。生理学唯心主义不仅是生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它同生物学和医学科学整个体系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趋向也是相联系着的。

认为生理学唯心主义在我国某些科学家的观点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完全被克服,那是错误的。指出这一点是很必要的,因为现在有人说,哲学和自然科学简直可以并列地“和平共处”,自然科学家只要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及其认识的可

能性就够了，至于其余的世界观问题仿佛只是哲学所要探讨的事情。以生理学唯心主义为例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中忽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会产生什么结果。

全苏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1958年）决议指出：“由于苏联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在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概括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批判唯心主义观点方面作出了一定的积极成就。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远不能满足科学日益增长的需要，远不能适应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240，第70页〕

生理学唯心主义现在仍然是西方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用来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斗争的武器。是的，继续统治着国外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常常以与它的奠基人——弥勒的著作中不相同的理论形式出现。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生理学唯心主义的本质，而是更加说明了在现阶段同它进行思想斗争的必要性。

在当前的条件下，批判生理学唯心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国外愈来愈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正在进入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危机时期。例如，班奈特〔365〕说：“生物学和医学的处境令我们想起物理学在50年前所经历的处境，由于医学和生物学中出现了推翻我们陈旧的、习惯的观点的新概念，所以我们进入了修改这些科学基础的时代。”

奥地利心理学家霍夫斯泰特尔（1951年）写到心理科学各方面的危机时说：“最近没有结束这种危机的希望和前景。”作为一个现象主义者，霍夫斯泰特尔〔398〕企图在康德和弥勒的极端主观主义、不可知论中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生物学家梅耶-艾比希在《有机体是完整的系统》一文中企图证明，由于有机体并不具有“机械的性质”，因此对于有机体我们不能应用“机制”一词。他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有机体是由某种“整体性原则”联合起来的系统。这些概念同弥勒概念中的特殊能量原则最为吻合。〔408，第85页〕作者公开号召进一步研究生理学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方面，目的是对抗曾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得到全面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

德国生理学家艾贝克公然号召回到“康德的范畴和 J. 弥勒的学说”那里去。

这些事实证明，现在，在自然科学昌盛发展的时代，在不懂得辩证法因而不能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西方科学家面前，重新发生了似乎已经开始了的“科学危机”问题。因此使这些科学家熟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就更加迫切了。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列宁从新的历史时代的角度，在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和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探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

在该书问世以来的 50 年中，全世界在社会生活方面，在科学技术思想领域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完全证实了列宁所保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不可动摇的科学原理，而且证明这些原理在目前具有更大的现实性。

列宁揭穿了假装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修正主义者的假面具。他写道：“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20，第 349 页〕修正主义者出来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仿佛是符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利益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言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那个科学向前推进一步”〔列宁〕。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所刻划的修正主义者的特征，今天还完全有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回答了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最迫切、最尖锐的哲学问题，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总方向作了方法论的论证。事实上，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列宁思想胜利的标志。没有列宁的哲学思想，苏联医学科学的成就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